

昭明文選

十五

文選卷五十四

五等諸侯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諸侯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陸士衡

此篇當合曹元首八代柳宗元封建

三論參看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典引曰順命以創制論語比考

識曰以俟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

左氏傳楚辛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畧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合間長世

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

漢書曰周爵五等蓋于八百國而太吳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

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歷萬國損益三代降及秦漢革創五等制立郡縣

得失成敗備

在典謨

書序曰典謨訓誥

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

曠

廣雅曰曠遠也

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

即

力制曠終

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

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並建五長所以弘

其制也

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

賈逵國語注曰

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

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

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磐石之宗也

宗庶

雜居而定維城之業

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畏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

情之大方

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

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

上在於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

周易兌卦之辭也

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

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

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變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

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

鄭立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

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

呂氏春秋

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

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

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鄭立曰大人諸侯之謂也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

知有定主

周書曰乃勗九服之國也

上之子愛於是乎生

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

下之體

信於是乎結

禮記曰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

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強

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

漢書宣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

之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譬猶眾

目營方則天網自昶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喻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曰一引其綱萬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

四體辭難而心膂獲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王室也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

所以垂業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立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如夫盛衰隆弊理所固

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言法不可常憲故期在於

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喻盛衰興廢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枉預曰涼薄也故世及之制弊

於彊禦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彊禦而難制也毛詩曰曾是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

而本折也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遺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

遺自三季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遺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

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陵夷之禍終於七雄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

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夏后之鑒即殷鑒也

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不克遠春秋文質相濟損益有物元命

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物禮物也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

者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豈玩三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二王謂夏殷也經世已見

李蕭遠運命論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

士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

其少禍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非謂侯伯無

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

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藐諸侯釋位以間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弊新序曰及

定王王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皇統幽而不輟神

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

之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懲周之

失自矜其得言懲周以弱見奪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弱下之術前王所棄

秦以為是故謂之昧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

國語注曰：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不舉用也。雖速亡

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曰：速召也。顛沛之憂，實由孤立。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憂，莫謂予也。

興懲戒亡秦，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知陵夷

之可患，聞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渠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

叔孫曰：叔出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左氏傳：治區夫曰：為發令主爾雅曰：令善也。然片言勤王，諸侯

必應。左氏傳：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公羊傳：葵邱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

然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

也。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

為屯長行至斷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

之禍豈在曩日？曩日謂上崩之禍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班固漢書表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

曰：大啓爾宇，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東京賦曰：規模踰溢，尚書曰：舊典時式。故賈生憂其危，晁錯

為周室輔。

痛其亂

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破其殃上數爽其憂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晁錯曰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

是以諸

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

也

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

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

漢書賈誼曰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彭

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然謹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縮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及齊至吳王起兵誅漢

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皇祖夷於黥徙西京病於東帝

皇祖高祖也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

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道病史記曰荆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為荆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劉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機以為皇祖蓋別有所見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嘗淮南王曰到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

足縣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黥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為太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

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過其正已見上文周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

易曰利用建侯行師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合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

齊王遂發兵又曰呂氏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群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

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

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睥睨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

夢章云一夫縱橫
三句殆指漢末羣
盜披猖殘破郡縣

帝用臯錯之計削吳楚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

士有一於身家必喪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先古字通左氏傳士

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

豈不危哉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縱恣意衡占橫字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

者三子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蕢國之

蕢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于惠

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于颯氏王替颯氏頹極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

賓起有寵于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秋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在政諸侯方命章昭曰方放

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頹叔桃桃子賓起也王命論曰閭于天位爾雅曰于求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也

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鉦鉦征輦震於闕宇鋒鏑

流乎絳闕

傳立西都賦曰魏魏絳闕

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

毛詩曰覃及鬼方毛萇曰覃延也

方天下

晏然以治待亂

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

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

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號叔曰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園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平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

豈若二漢階闕蹙蹙而四海已沸

謂王莽也 孽臣朝入而

九服夕亂哉

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農王

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

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

左氏傳遂敗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關

然周以之

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與

臣類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

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

漢書曰燕齊之間萬士瞋目而扼腕

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

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歇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

雖復時有鳩合

同志以謀王室

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顏等到官各舉義兵

討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于子暫將納之子于歸就宣子問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恭王

有寵子國有與主呂氏春秋曰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

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

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瓛等共起乃賜殺即農王文字曰用兵有五議暴救弑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

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

漢書曰莽聞翟義兵起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

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

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

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

唐子曰暴至閭君不可生殺死雖後漢書孔融薦謝讓曰該實卓然北迹前列

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

明黜陟日用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何書曰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長率連屬咸述其職

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

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述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

而諸昏之君無所容過

左氏傳宋

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

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

悖

尚書曰不役其耳目百度惟貞營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

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

治民安已受其利。郡縣之長為利圖物。物能利已乃始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

仕子之常志。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修已安民良士之所

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銳猶疾也。是故侵百姓以利

已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遲不若侵之以利。已鄭玄論語注曰。懼難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

也。進取名堂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已鄭玄論語注曰。懼難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

然知國為己土。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說文曰。嬰。纏繞也。故

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

下知膠固之義。漢書王莽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

之眾當解。合之勢。使其竝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兩出處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

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同立郡縣而修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

貫。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統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

矣。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並賢兩愚合五等郡縣言之注失其

全篇多有激之談
收束惜惜德音乃
殊莊叟玄談蕩而
不歸也

潘按六臣犯其弱陳與郊云六臣當以燕王臧荼韓王信故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
英布燕王盧縮為正注引賈誼之書既已誤亡而為八且又去二而成五稽之六數顯闕一
臣况乎龐貫高之不對而不寤陳竊無土黜盧縮之入虜而
乃遺韓信亡胡反始臧荼豈容獨置文殊賈誼何必參同

辯命論

并序 劉瑤梁典曰峻字
孝標辯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

孝標極根流石流寓魏庭負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能自謂坐致
雲霄豈圖遂巡十稔而榮慚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

謨而足杜
浮說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
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

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
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

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

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
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

余謂

士之窮通無非命也

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
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

故謹述天旨因

言其致云爾

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
至也夫言謂天子意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

郭璞

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允拔不群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達
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

實海內之名傑

豈日者卜祝之流乎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
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

之曰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

歟史記曰司馬遷曰天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養而居天位自古所歎

焉獨公明而已哉左氏傳楚子文曰天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

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關鳥紛綸莫知其辯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

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

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

而莫之夭闕者司馬彪曰天折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世

不通者也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

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

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開闢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

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蚤天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

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著也余甚惑焉至於賜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

人所召上略賜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鵲冠故曰賜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

衡曰天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

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馬父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諛諛謹謹咋異端斯起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

義常說諛謹咋裴松之曰諛音奴交切謹音詡袁切咋音祖格切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

未詳其本

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己之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論其流

嘗試言之曰夫道生

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

老子曰人道記分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

曰萬物皆得道而生管子曰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法自然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

皆得不知所以得

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見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

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

其力

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離用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有言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引曰沈浮交錯庶

類混

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

老子曰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

相曰楚夷我農功凌

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

陸之淵泉鰓屬也昇之霄漢羽族也言乘

劉我邊隴言殺也

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游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掛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

蕩乎大乎萬寶

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

莊子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

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

乃比於狂又曰吾愛其共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

也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

威定冥初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西征賦曰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觸山之力無

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曰西北之山也

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方而不能張形骸之內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

漏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上為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衰帝有短祚之期故增之至德未能踰上智所

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之之時焦金流石尚書曰放勳欽明又帝曰湯湯洪水

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天乙立是為成湯春秋曰成湯之旱前沙爛石楚辭曰上日市出流金鑠石文公寔其尾豈尼絕其

糲傳子曰周文王王公且有聖德諡曰文王詩曰狼跋其胡載疇其尾毛萇曰寔路也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諡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在陳絕糧顏回敗

其叢蘭其耕歌其茅苜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曾人字伯牛以德行

著名有惡疾韓詩曰采芣傷矣有惡疾也詩曰采芣采芣薄言采之辭君曰采芣澤鳴也某傳是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發憤而作以某苜雖曼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與君子

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崔瑗七鑄曰三王托行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與

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修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叔媛傳子曰昔仲尼既

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卿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者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城倉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只焉聖賢且

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馬衍顯志賦曰獨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職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

三閭沉骸於湘渚史記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鸛夷之草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投湘

渚以弔屈原揚雄反離騷曰飲弔楚之湘繫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繫屬原於湘死故曰繫也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

於郎署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傳誼以謫夫意不自得又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君山鴻漸鍛殺羽

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東

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徧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臺上問譚曰吾以識夾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識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責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由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曰鍛羽殘羽也東觀漢記曰馮敏通少有儉儉之志明帝以為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墮墮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為至德也濯羽弱水窮宿風

定許慎曰風定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向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近世有

沛國劉歆弟璉並一時秀士也肅子顯齊書曰劉歆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為學士傳通五經為安成王

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歆弟璉字子璉力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璉

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雖耕於厓山秀士從之璉音境璉

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

之語曰關西孔子楊
伯起禮記有儒行篇
璉則志烈秋霜心貞
崑玉亭亭高竦不雜
風塵范曄後漢

書孔融論曰稟稟為
福壽其與秋霜崑玉
比質可也西京賦曰
狀亭亭以若若郭璞
遊仙詩曰高蹈風塵
外皆毓德於衡門竝
馳聲於天

地周易曰君子以振
民統德毛詩曰衡門
之下可以棲遲而
官有微於侍郎位不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

宗祀無歸答客難曰
官不過侍郎位不遇
執戟尚書曰帝乃殂
落孔安國曰殂落死
也因斯兩賢以言
古則昔之玉

質金相英髦秀達毛
詩曰追琢其章金玉
其相皆擯斥於當年
韞奇才而

莫用司馬彪莊子注曰
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
韞藏也候草木以共
彫與麋鹿而同死論
衡曰身與草木俱朽
楚辭曰

死日將至今膏塗平
原骨填川谷堙滅而
無聞者豈可勝道哉
喻巴蜀機曰肝

腦塗中原膏液潤野
草封禪書曰堙滅而
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此則宰衡之與皂隸
容彭之與殤子尚書曰冢
宰掌邦治

毛詩曰實維阿衡左
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
士等士臣皂皂臣與
與臣隸列仙傳曰容
成公者自稱黃帝師
見於周穆王能善補
導之事髮白復黑齒
落復生事與老子同
亦云老子師又曰彭
祖

殷賢矣夫歷夏至商
末號年七百莊子南
郭子綦曰天下莫大
於秋毫之末而大山
為之小莫壽於殤子
而彭祖為之夭猗頓
之與黔婁陽文之

與敦治猗頓已見過秦
論皇甫謐高士傳曰
黔婁先生修清節不
求進於諸侯及終曾
參來

歟傍無酒肉何樂於
此而謚為康哉淮南
子曰不待脂粉西施
陽文也許慎曰楚之
好人也呂氏春秋曰
陳有惡人焉曰敦冷
饕餮雄雞雞顏色如
漆脂垂眼臨鼻長肘
而盤腰陳侯見而甚
悅之